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一目錄

天章一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開感論

實勝寺後記

西域地名考證叙概

準噶爾全部紀略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一目録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一

天章一

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

遼矣山戎薰粥旃裘毳幕之人界以龍沙畜其驂奚雖  
無恒業厥有分部蓋自元黃剖判萬物芸生東夷西夷  
各依其地謬舉淳維未為理據皇古莫紀其見之書史  
者自周宣太原之伐秦政亘海之築莫不畏其侵軼猾

夏是虞自時厥後一二奮發之君慨然思挫其鋒而納之宥然事不中機材不副用加以地遠無定處故嘗勞衆費材十損一得搢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征伐則民力竭和親則國威喪於是有守在四夷羈縻不絕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興矣然此以論漢唐宋明之中夏而非謂我皇清之中夏也皇清荷

天之龍興東海撫華區有元之裔久屬版章歲朝貢從征狩執役惟謹準噶爾厄魯特者本有元之臣僕叛出據

西海終明世為邊患至噶爾丹而稍強吞噬鄰蕃闌入  
北塞我

皇祖三臨朔漠用大破其師元惡伏冥誅脅從遠遯跡毋  
俾遺種於我喀爾喀厥姪策妄阿拉布坦收其遺孽僅  
保伊犁故嘗索俘取地無敢不共逮夫部落滋聚乃以  
計襲哈密入西藏準夷之勢於是而復張

兩朝命將問罪雖屢獲捷而庚戌之役逆子噶爾丹策凌  
能用其父舊人乘我師怠掠畜於巴里坤擣營於科卜

多於是而準夷之勢大張然地既險遠主客異焉此勞往而無利彼亦如之故額爾得尼招之敗彼亦以彼貪利而深入也

皇考謂我武既揚不可以既允其請和以息我衆予小子敬奉

先志無越思焉既而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暴殘喇嘛達爾扎篡奪之達瓦齊又篡奪喇嘛達爾扎而酖酒虐下尤甚焉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策凌

等率數萬人來歸越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朕謂來者不可以不撫而撫之莫若因其地其俗而善循之且毋令滋方來之患於我喀爾喀也於是議進兩路之師問彼罪魁安我新附凡運餉籌馱長行利戰之事悉備議之始熟經於庚戌之艱者咸懼蹈轍惟大學士忠勇公傅恒見與朕同而新附諸台吉則求之甚力朕謂犁庭掃穴即不敢必然喀爾喀之地必不可以久居若而人毋寧用



其鋒而觀厥成即不如志亦非所悔也故凡

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亦云偏師嘗試為之耳塞上用兵必以秋而阿睦爾撒納禡木特請以春月欲乘彼馬未肥則不能遯朕謂其言良當遂從之北路以二月丙辰西路以二月己巳各啓行哈密瀚海向無雨今春乃大雨咸以為時雨之師入賊境凡所過之鄂拓克攜羊酒糗糒迎恐後五月乙亥至伊犁亦如之達瓦齊於格登山麓結營以待兵近萬我兩將軍議以兵取則傷

彼必衆彼衆皆我衆多傷非所以體上慈也丁亥遣阿  
玉錫等二十五人夜所營覘賊向賊兵大潰相蹂躪死  
者不可勝數來降者七千餘我二十五人無一人受傷  
者達瓦齊以百餘騎竄六月庚戌回人特奇木霍集斯  
伯克執達瓦齊來獻軍門準噶爾平是役也定議不過  
二人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  
大勲以集遐壤以定豈人力哉

天也然

天垂祐而授之事機設不奉行之以致坐失者多矣可與  
樂成不可與謀始亦謂蚩蚩之衆云爾豈其卿大夫之  
謂既克集事則又曰苟知其易將勸為之夫明於事後  
者必將昧於幾先朕用是寒心且準噶爾一小部落耳  
一二有能為之長而其樹也固焉一二暴失德之長而  
其亡也忽焉朕用是知懼武成而勒碑文廟例也禮臣  
以為請故據實事書之其辭曰

茫茫伊犁大幹之西匪今伊昔化外羈縻條支之東大

宛以南隨畜獵獸蟻聚狼貪乃世其惡乃恃其遠或激  
我攻而乘我緩其計在斯其長可窮止戈靖邊化日薰  
風不侵不距不來其那款關求市亦不禁呵始慕希珍  
終居奇貨吏喜無事遷就斯愜漸不可長我豈懼其豈  
如宋明和市之為既知其然飭我邊吏弗縱弗嚴示之  
節制不仁之守再世斯斬篡奪相仍飄忽徃苒夙沙革  
面煎鞏披忱集泮飛鷄食醯懷音錫之爵位榮以華裾  
膝前面請願效前驅兵分兩路雪甲霜鋒先導中堅如

鼉錯攻益以後勁蒙古舊屬八旗子弟其心允篤二月  
卜吉牙旗飄飄我騎斯騰無待折膠泉涌於磧蕪茁於  
路我衆歡躍謂有

天助匪啻我衆新附亦云黃髮未覩水草富春烏魯木齊  
波羅搭拉台吉宰桑紛紛款納牽其肥羊及馬潼酒獻  
其屠耆合掌雙手予有前諭所禁侵陵以茶交易大愉  
衆情衆情既愉來者日繼蠢達瓦齊擁兵自衛依山據  
淖惟旦夕延有近萬人其心十千勇不目逃掄二十五

曰阿玉錫率往賊所銜枚夜襲直入其郭揮矛拍馬大聲疾呼彼人既離我志斯合突將無前縱橫鞚鞞案角鹿埵隴種東籠自相狼籍孰敢撓鋒狐竄鼠逃將往異域回部遮之克渠斯得露布既至告

廟受俘凡此歲功荷

天之衢在古周宣二年乙亥淮夷是平常武詩載越我

皇祖征噶爾丹命將

襍旗亦乙亥年既符歲德允協師貞兵不血刃漠無王

庭昔時準夷弗恭弗諱今隨師行為師候尉昔時準夷  
日戰夜征今也偃卧知樂人生曰匪準夷曰我臣僕自  
今伊始安爾游牧爾牧爾耕爾長孫子曰無向非豈有  
今是

兩朝志竟億載基成側席不遑保泰持盈

平定回部告成太學碑文

建非常之功者以舉非常之事舉非常之事者以藉非  
常之人然亦有不藉非常之人而舉非常之事終建非

常之功者則賴

昊蒼篤貺神運幹旋事若禍而移福機似逆而轉順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犁準夷之庭掃回部之穴五年之間兩勲並集  
始遲疑猶未敢信終劼劼以底有成荷

天之龍在茲畏

天之鑒益在茲爰叙其事如左達瓦齊之就俘也伊犁已  
大定矣無何而阿睦爾撒納叛彼其志本欲藉我力以



成已事時也人心未定佐饗者當一蠲肆狂萬狙應響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畏難者羣謂不出所料準夷終不可取並有欲棄巴里坤為退守謀然予計其衆志不齊將有歸正倒戈者於是督策將帥之臣整師亟進既而伊犁諸台吉宰桑果悔過勤王思討逆賊以自贖此

天恩助順者一也二酋大小和卓木者以回部望族久為準噶爾所拘於阿巴噶斯鄂拓者也我師既定伊犁乃釋其囚以兵送大和卓木波羅泥都歸葉爾羌俾統其

舊屬而令小和卓木霍集占居於伊犁撫其在伊犁衆回乃小和卓木助阿逆攻勤王之台吉宰桑等阿逆賴以苟延及我師再入阿逆遂逃入哈薩克而霍集占亦即收其餘衆竄歸舊穴此

天恩助順者二也準夷之前紀畧見梗概茲不複記紀興師討回之由則以我將軍兆惠在伊犁時曾遺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乃以計誘阿敏道而拘之及我師抵庫車問罪彼攜阿敏道以來援至中途害

之及從行者百人彼猶逞其狂勃抗我師顏且敢冒死  
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然我  
滿洲索倫衆兵士無不念國家之恩効疆場之力故能  
以少勝衆逆渠懼而免脫此

天恩助順者三也知債轅之無濟掄幹材之可任時將軍  
兆惠以搜勦準夷餘黨至布魯特部落已歟服其衆因  
命旋師定回部於是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  
什收和闐師之所至降者望風直至葉爾羌城下而我

軍人馬周行萬有餘里亦有強弩之末矣二酋以其逸待之力統數萬人與我三千餘人戰我師之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此

天恩助順者四也萬里之外抱水救火其曷能濟乃予以去年六月即降旨派兵撥馬欲以更易久在行間者耳故兵馬率早在途一趲進而各爭前恐後人人有敵愾之憤此

天恩助順者五也副將軍富德及叅贊舒赫德輩率師進

援以速行戈壁中馬力復疲值狂回據險坐俟頗有難  
進之勢夫援軍不能進則固守以待者危矣而叅贊阿  
里袞驅後隊之馬適至夜擣賊營我師內外夾攻彼不  
知我軍凡有幾萬握炭流湯之徒自相蹂躪顧命不暇  
於是解黑水之圍鹿駭麋驚遁而保窟我之兩軍合隊  
全旅以迴阿克蘇此

天恩助順者六也既而彼料我必再入泰山之壓難當乃  
於我師未進之先攜其部落載其重器跳而遠去而葉

爾羌喀什噶爾二城之舊伯克等遂獻城以降叅贊明  
瑞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副將軍富德再陷之於阿爾  
楚爾於是離心者面內前途者反旆二酋惟挈其妻孥  
及舊僕僅三百人入拔達克山境此

天恩助順者七也人跡不通之地語言不同之國既已雀  
毖寧不狼顧其授我與否固未可定也然一聞將軍之  
檄莫不援旗請奮整旅前遮遂得凶渠函首露布遙傳  
此

天恩助順者八也夷考西師之役非予夙願之圖何則實以國家幅員不為不廣屬國不為不多惟厘守成之志無希開創之名兼以承平日久人習於逸既無非常之人安能舉非常之事而建非常之功哉然而輾轉輻湊每以艱而獲易視若失而反得故自締始以速定功雖予自問亦將有所不解其故而不敢期其必然者故曰非人力也

天也夫

天如是顯佑國家者以

祖宗之敬

天愛民蒙

眷顧者深也則我後世子孫其何以心

上蒼之心志

列祖之志勉繼繩於有永保丕基於無窮乎繫以銘曰

二酋偕德始亂為賊是興王師報怨以直伊犁既平最  
爾奚屑徐議耕闢徐議戍設以噢以咻伊余本懷豈其



弗戢圖彼藐回彼回不量怒臂當車戕我王臣助彼狂  
狙始攻庫車僨轅敗事用人弗當至今為愧悖逆罪重  
我武宜揚易將整師直壓彼疆阿蘇烏什玉隴和闐傳  
檄以定肉袒羊牽二酋孽深知不可活狼狽相顧固守  
其穴桓桓我師周行萬里馬不進焉强弩末矣以四百  
人戰萬餘虜退猶能守黑水築堡間信達都為之傷悼  
所幸後軍早行在道督勅速援人同怒心曾不兩月賊  
境逼臨賊境逼臨彼復徼隙馬繼以進賊營夜斫出其

不意賊乃大驚謂自天降孰敢鋒撓大韞大膊如虎搏  
兇案角隴種誰敢迴顧黑水圍解合軍暫旋整旅三路  
期並進焉賊偵軍威信不可支挈其妻孥遁投所依所  
依亦回豈不自謀豈伊庇猿而受林憂利厥輜重無遺  
盡掠遣其都丸遂來獻馘詎惟獻馘並以稱臣捧賁表  
章將詣都門奏凱班師前歌後舞尸逐染鍰溫禺釁鼓  
露布至都正逮初陽

慈寧稱慶亞歲迎祥

郊廟告成諸典並舉皇皇太學豐碑再樹豐碑再樹敢予  
喜功用不得已

天眷屢蒙始之以武終之以文戡亂惟義撫衆惟仁布惠  
施恩寰宇共喜古不羈縻今為臣子疆闢二萬兵出五  
年據實書事永矢乾乾

開感論

夫人情有所弗概於懷者則不能無感況西師之役決  
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阻閼語言判不相同

風俗翼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晰因倣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惑論其辭曰有春秋碩儒者是古卑今循規蹈矩喜寬衣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

天主人欲有所締構撻伐雖不敢面折其非而每退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倂名王成

舊志闕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于華山之陽

西陲一役自乙亥春雨路

大兵進發所過迎降恐後遂擒達瓦齊定伊犁隸屬諸部及秋已告成事無煩弦遺鏃之費

乃造於

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之憂有  
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賅今所  
見者迥異乎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漢武不必  
悔輪臺也曷以啟予蒙乎大夫曰子不聞長卿之言乎  
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叛羣凶應如蜩如  
蟬曰梟曰獍斷驛擄牧奮臂以逞一二隻行野宿者或  
致戕其身命

阿睦爾撒納潛蓄異志乘我師既平準夷  
覬為四部大台吉未遂中途叛逃而一時

逆黨如伊犁之巴爾克什木西路之阿巴噶斯哈  
丹北路之包沁等先後煽附斷臺肆掠道路為梗於是

碩儒復過大夫之間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訝宜亟罷是

役禍庶少輯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進渠遠跳順

者撫逆者勦

丙子春我師整旅討逆阿睦爾撒納竄去其黨並就勦撫伊犁復定

先是喀

爾喀有青滾襍卜者獯狡僉回之駢獠也以收都爾伯

特四部時曾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以煽惑衆喀爾

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

青滾襍卜本喀爾喀台吉恩封郡王從征密旨令將軍等

計擒阿逆時青滾集卜竇漏其信復自軍營逃回收牧

盡衆為卡甘心從賊撤我叅贊大臣那木扎爾執送京

師得正阿逆既竄罪人斯得喀爾喀衆以休以息然彼

顯戮

時將帥之臣追阿逆於哈薩克為其所賣同時準噶爾

宰桑之在役者皆習為盜而慣軍詐者也見而輕之

阿時

逆竄跡哈薩克方以謫計緩師而將軍達爾黨阿不審先機竟爾按兵待獻坐失事會

既罷役則

相率為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為我臣是和起被欺於闡

展兆惠戰出於濟爾哈朗之所因也

厄魯特宰桑等從征哈薩克者既心

輕將帥所為思逞亂階將軍和起方往追巴雅爾至闡展為逆回莽噶里克厄魯特呢嗎等設計遣散駝馬倉卒被害而將軍兆惠自濟爾哈朗力戰得出賊勢復戢

碩儒曰吁是蓋禍結兵連

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爾其重整四甄夾攻兩路阿逆

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又倉皇而遁去蓋自是哈

薩克亦面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而阿逆乃隻身入

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也

阿薩克以素稔阿逆反覆且畏懷中朝威德奉

表來歸請以擒賊自効逆勢益熾僅以殘豺狼不可以

犬豕畜鴟鵂不可以雞鴨育是反覆喜亂之徒再存之

再不知感且殘賊為奸焉是惟剪刈灰滅之而已更不

可以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為不殺降人夫

不殺降人可留降人之馬而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



不可滿福之遇難以及助二回首與我抗衡皆此沙拉

斯嗎唬斯二鄂拓之所構禍也

丁丑春復命將軍成衮扎布參贊舒赫德等由

朱爾都斯路進伊犁將軍兆惠參贊富德等由額林哈必爾罕路進塔木集賽而咸衣扎布等遇克勒特烏魯特沙拉斯嗎唬斯等鄂拓克皆撫降其衆不取其馬駝大軍過而賊皆反去乃遣都統滿福領偏師追勦沙拉斯嗎唬斯二鄂拓克賊人詭持軍門劄自稱已就降撫並云前驅除道以待滿福行次哈拉和卓竟以墮計捐軀

至庫車之稽勸實債轅于逍遙更將申律旗鼓一新

遂長驅直入而功垂成於崇朝

先是大和卓木既還故部乃阿逆之叛小和卓

木孤恩助惡乃興師問罪圍庫車城而小和卓木來援身竄入城自投羅網雅爾哈善縱賊失機遂致養癰遺

患黑水之守主客衆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漂搖以三

千餘人敵數萬衆而搜穴得米掘井得泉賊銃著木取鉛丸數無萬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酋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逃及窮追異域駐旅馳檄獻馘稱臣遂成耆

定之功高

戊寅冬將軍兆惠直薄葉爾羌道遠馬疲被遮固守時經三月深溝高壘賊不敢侵且屢

獲神應而夏前調兵在道副將軍富德得以檄促赴援又叅贊大臣阿里衮解馬適至內外夾擊軍威大振至已卯夏酋懼六師繼進棄城遠遁入拔達克山界尋以追兵壓境其汗素爾坦沙聞風歸化殺賊函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永定臻成大乃進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

落不為不强周二萬餘里不為不廣五年成功不為不速前歌後舞不為不祥子徒見始事之秋選懷畏蒞者之騰口是所謂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

天非霜雪則萬彙煩囂之氣不蕩滌非雷霆則四時湮鬱之氣不鬯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讐伏懲創不敢抗干是以詰戎揚烈益當厯於重熙累洽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懜懜乎

達瓦齊獻俘後赦不誅  
且優賜王爵以善終

設云事慎首禍禮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弑君者為  
敵國豈不啻我君哉碩儒曰豈謂是哉陽舒陰慘生  
民大情離憂合懼品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死者不  
可復生損兵折將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  
而不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寧辭小  
害示應於近者遠有可察托念於顯者微或可概且  
子亦知損兵折將之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給  
決機不審遲疑摘埴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辜哉若

夫虎臣羅士折衝宣力馬超囊足姚期攝憤渴賞損驅  
實不乏人而一聞如是者午夜為之酸心舉案為之忘  
食雖刻木結蒲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常紀績如  
子所云則漢祖唐宗撥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  
綏者哉禮記聽磬聲則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沉幾不足  
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潛包禍謀  
者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轍不自竿量何異葦苔之鷄  
鵠是以王師屢入霆奮席卷如舉炎火而燭飛蓬覆湯

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為是無稽

之說哉碩儒曰若僕者乃隙中觀鬪井裏窺天以今日

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遲數年愧矣服矣豁然悚然大

夫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堪懷音非納叛臣獎賊優遇

欲集其勲

阿逆初降時備陳賊中情形請兵甚力即推誠獎任令副北路將軍以行時或有以厚遇

新附竊

密敕周防先示戚親

時命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與阿睦爾撒納偕

議者

行密諭察其動定雖非預存逆億而

操刀必割所戒遂

逆賊狡獪故智未嘗不在意計中也

巡

阿逆既以未厭所望在伊犁時居常不衣賜服及用私印行軍檄踪跡頗露不逞屢敕將軍班第參贊鄂

容安相機擒勦而因循寡斷阿

子云應機亦非至論三

隙可乘未興大軍

或又以為乘人之釁不知策妄多爾濟乃那木扎爾年幼昏暴此一隙也

喇嘛達爾札篡奪又一隙也達瓦齊復篡奪之又一隙也彼時皆未興兵詳見西師詩

加征增算

何曾於民凡有水旱無不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侵甘肅歲賦預免庚辰兩部永靖並及其鄰哈薩布露臬闕文身無不內屬慕義歸仁鴻庸爰建千古未聞若子者所謂菽麥未辨安足以知我信

天主人哉信

天主人乃召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為得也夫順

天者昌逆

天者亡故粵究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鑿空二萬餘里歲事五載已矣使畏難而中輟未必不致禍而受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臧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眚今得以利用禦寇



由願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宜思何以獲此幸於

昊蒼方將矜矜惴惴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之二子之短長也哉

實勝寺後記

歲己巳建實勝寺於西山之下其緣起已見前記不復綴今賴

昊天垂佑

宗社篤祐平準噶爾回部拓地伊犁喀什噶爾葉爾羌一帶二萬餘里其外羈縻附屬如哈薩克布魯特安集延拔達克山等部不與焉凡乘機決計信賞必罰奉

天討罪藉衆集事諸大端具見太學之碑開惑之論西師之詩亦不復綴茲記者寺左近健銳雲梯營實居之營之兵是役効力為尤多故不可不旌其前勞以勸夫後進先是呼爾璫霍斯庫魯克之戰我師以少敵衆而賊據險伺隙故凡行陣參伍彌縫之際略覺旗靡鼓餒處

得健銳兵數十立其間則屹如堅城整而復進遂乃斬  
將塞旗用成殊績蓋索倫兵馬射雖精以之馳突乘勝  
破陣無不如志而知方守節終不如我滿洲世僕其心  
定其氣盛夫人出萬死一生為國宣力而為之君者事  
成而忽若忘獨何心哉朕豈為之哉自己已設此營而  
辛巳即收其效不啻樹樹十年之得報是潛移默運有  
若

天授予亦有所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敬繩

祖武丕揚國烈瞿瞿惴惴惟盛滿之是懼猶初志也是用  
重勒碑記之且肖喀喇烏蘇襲迫之狀築堡其側歲時  
幸香山閱健銳兵用寓尹鐸晉陽之意不亦可乎

西域地名考證叙概

禹貢稱析支之叙周書紀西旅之貢自是而外西域之  
誌經書莫詳詳西域實權輿司馬氏然司馬氏實未身  
涉其地而詢諸其人也徒以漢武勤遠使張騫輩持賂  
鑿空繼以貳師興師一狼千羊所得不償所失遷之所

記出於傳聞夫魯魚亥豕以華言傳華言尚不能無訛而況語音殊衣服異嗜好不同之絕域哉其不能無訛不待燭照而龜卜矣今我師平西域伊犁之地屯牧者我人回部之城蕃宣者我臣且國語切音實能盡各部轉韻曲折之妙是則傳萬里幅幘之悉正千古記載之舛實惟此時漢唐往事無論即如朔漠方略所載初征噶爾丹時有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者來降稱其地為葉爾欽哈斯噶爾後盡歸準噶爾我之使臣不過至

伊犁而止不能至回部諸城也乙亥興師以來執訊獲  
醜屢詢其人稱為葉爾奇木哈什哈爾今則二城之人  
住京師者有之細詢其音乃定為葉爾羌喀什噶爾蓋  
回語謂地為葉爾寬為羌謂各色為喀什謂磚房為噶  
爾合而言之則葉爾羌者地寬也喀什噶爾者各色磚  
房也其他類此皆有名義然彼地自隆古以來其名義  
終未之或易徒以阻隔幅幘不通音問遂致屢易文而  
始得其正夫以國語近各部之轉韻而一譯漢音必待

再三詳考始能無訛則史遷之不免闕漏益不待燭照而龜卜矣茲為方畧之書恐分纂之人無所取裁濫觴者毫釐之差承流者且致千里之謬因取各部山川疆域部落姓氏命軍機諸臣詳考確証歸於一是如提要凡例之作而叙其概如右自是之後統以新證之名為指南云爾

準噶爾全部紀畧

自古無不誌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

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亥豕其堪信者  
鮮矣茲者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  
城伊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  
無紀故就親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畧纂叙也準噶爾  
四衛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  
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伯特後土爾扈特  
竄歸俄羅斯故別輝特為一部仍稱四衛拉特云衛拉  
特明史稱為瓦剌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師蓋其始



祖元亡而其強臣分為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即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為釜今準人語釜為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剌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一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刺是為策妄阿拉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二人五曰僧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其餘無

事無足稱長曰策臣次曰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弟僧格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為汗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既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多倫者漢語為七努庫爾者漢語謂友蓋其患難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為我兵敗策妄始還和博克薩里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

落併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  
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其庶兄喇嘛達  
爾札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其  
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  
凌敦多卜之孫於策妄為再從姪孫其小策凌敦多卜  
則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  
其去策妄世派蓋已遠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  
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衆併入準噶爾鄂

拓克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即顧實汗之裔也子二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札丹衷由唐古忒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為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即巫蠱事也以兩釜夾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凌敦多卜領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並虜伊子索爾札我

聖祖仁皇帝

勅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繹騷唐古忒地並發大兵進剿

於是大策凌敦多卜攜索爾札逃回厄魯特藏地復平  
迨雍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凌欲與唐  
古忒和好給索爾札戶十資養並以博托洛克與韋徵  
和碩齊為妻其在丹衷處所生子班珠爾給戶五資養  
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產適韋徵和碩齊後乃生一  
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阿睦爾撒納雖為輝特台吉實  
與班珠爾皆丹衷之子噶爾丹策凌死策妄多爾濟那  
木札爾恐索爾札之子納哈查逃往唐古忒將伊禁錮

至達瓦齊篡立始將納哈查釋放又和碩特羅布藏車  
凌者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達什色布騰為妻噶爾丹  
策凌時因羅布藏車凌率領伊屬萬戶欲往土爾扈特  
遂遣兵擒獲羅布藏車凌囚之以其妻給韋徵和碩齊  
二子交烏魯特鄂拓克宰桑伍巴什安置至青海居住  
之羅布藏丹津於策妄阿拉布坦時逃至準噶爾策妄  
阿拉布坦死後羅布藏車凌羅布藏丹津二人謀殺噶  
爾丹策凌嗣因羅布藏丹津被拘羅布藏車凌恐亦被

囚遂欲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

世宗憲皇帝索羅布藏丹津噶爾丹策凌稱已縛送至中

途聞進兵而止者非詐也蓋彼業經拘繫之囚故不靳

固而且欲以為奇貨也噶爾丹策凌於丑年死策妄多

爾濟那木札爾年幼其姊鄂蘭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

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年既長遂

不受其禁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羅斯自立為扣

肯汗

扣肯汗者女  
人掌國事也

遂將鄂蘭巴雅爾拘繫並殺戮多宰

桑其後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為益無忌憚鄂蘭巴雅爾之夫薩音伯勒克遂同噶爾丹策凌庶子喇嘛達爾札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喇嘛達爾札遂篡汗位有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達什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為汗後被喇嘛達爾札知覺遂殺策旺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二人慙患達瓦齊云喇嘛達爾札既將與爾同讐之達什達瓦

小策凌敦多卜之子殺戮

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



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復回舊  
游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據其衆復與  
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札立達瓦齊為汗其  
次即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  
訥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  
一萬至伊犁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游牧額米爾  
處與阿睦爾撒納會因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庫濟  
爾噶爾誅之準噶爾衆仍立達瓦齊為汗達瓦齊聽伊

犁衆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  
汗位既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都爾伯特訥默庫  
等會同哈薩克將額米爾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耕  
種額爾齊斯為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遣兵勦阿睦爾撒  
納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游牧之額  
爾齊斯感之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  
爾始終構亂所由也至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  
者鄂拓克為其汗之部屬昂吉為各台吉之戶下舊鄂

拓克凡十有二烏魯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喀拉沁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額爾克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人六千戶為一鄂拓克卓托魯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布庫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人四千戶為一鄂拓克鄂畢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人四

千戶為一鄂拓克霍爾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  
鄂拓克綽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其後  
復立鄂拓克十有二巴爾達木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  
為一鄂拓克庫圖齊納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戶為一鄂  
拓克噶爾雜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為一鄂拓克沙拉  
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嗎唬斯有一宰桑  
人五千戶為一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戶  
圖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為一鄂拓克烏拉特有一

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阿爾閏沁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為一鄂拓克札哈沁有三宰桑人二千戶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戶為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戶為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四千戶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烏爾罕濟蘭有一宰桑人八百戶為一鄂拓克明阿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為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把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賚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素隆集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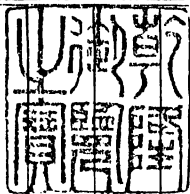
伊克胡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其後復立  
集賽四溫都遜集賽善披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  
千戶桑堆集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  
此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  
共六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其汗公物  
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  
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為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  
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

瓦齊一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  
爾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齊爾  
伍巴什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  
伯什阿哈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都爾曼濟一昂吉  
輝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勒克一昂吉和通額默根  
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葉克明安  
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  
昂吉察罕圖克阿睦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台吉諾

海奇齊克一昂吉土爾扈特台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為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未詳茲始詳詢縷細如右然各台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譯者亦未為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各台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於紀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



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道哉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一

# 欽定四庫全書

吏部

欽定皇興西域圖志卷首

二至  
四

詳校官通政使<sub>臣</sub>夢吉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吳樹萱

謄錄監生<sub>臣</sub>褚兆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二目錄

天章二

恭奉

皇太后啟蹕幸避暑山莊之作

有序

懷柔縣

山莊燈詞八首

即事

冬至次日啟蹕再幸避暑山莊即事言懷

有序

恭謁

景陵敬成長句

有序

恭謁

泰陵

有序

屢聞西師所指降歸者衆七字成詩一篇示志

平定準噶爾告祭

太廟述事

平定準噶爾功成恭上

皇太后徽號御殿受賀詩以言志

六月十八日午門受俘

恭奉

皇太后幸塞外啟程之作

有序

駐蹕避暑山莊作

熱河啟蹕幸木蘭之作

萬樹園燈詞

定北將軍班第遣人解達瓦齊至御午門受俘

冬夜懷軍前十四韻

有序

新正小宴外藩

頻聞

二月十三日啟程躬祭

闕里適以是日逆賊阿睦爾撒納就擒捷音至理宜躬  
詣

祖陵叩謝因以路便命改程先謁

泰陵俟曲阜回蹕敬當往謁

孝陵

景陵七字成詩一心誌慶

黃新莊行宮疊去歲韻

恭謁

泰陵

涿鹿行宮疊去歲韻

南苑行宮疊舊作韻

有小序

恭謁

孝陵

恭謁

景陵

御園即事

免甘省諸郡正供詩以紀事

嘲劉統勲

逆賊阿睦爾撒納奔竄哈薩克我師果入追捕雖屢



戰勝而賊踪益遠因念絕域曠時不欲久勞師旅  
宣諭撤兵詩以述意

出師

新春小宴外藩

降旨免甘肅本年額賦並積欠詩以誌事

涿鹿行再疊舊韻

紅杏園再疊前韻

詣

闕里瞻拜

五更

大西門樓前較射疊舊作韻

有序

冬日視朝

西陲

俄羅斯驛致叛賊阿睦爾撒納死屍信至詩以紀事

有序

西師

即事

駐行營

仲冬南苑大閱紀事

苦衷

欽定皇興西域圖志卷首二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二

天章二

恭奉

皇太后啟蹕幸避暑山莊之作

有序

溯豐鎬發祥之地靈萃萬年憶椒籜躬薦之秋星周

一紀載瞻

祖烈祇謁

丹邱爰諏日至之上旬適度天中之令節敬扶

安輦暫駐山莊時則準噶爾部策凌策凌烏巴什等率衆  
來歸迎鑾肆覲用即卷阿之勝境錫茲湛露之鴻儀  
迨夫候屆金韃迺復時巡東國禮因事舉詩以日增  
啟蹕初程命篇伊始

追遠柔遐慶典覃天中卜吉啟行驂東巡五載茲惟倍

前以乾隆癸亥至盛  
京閱今十年餘矣

西極四夷彼剩三

準夷四部曰準  
噶爾曰都爾伯

特曰和碩特曰輝特策  
凌等則都爾伯特部也

計里方欣日正永清塵喜值雨

霑甘山莊避暑今年信

家法欽承敢即耽

懷柔縣

此役示懷柔

七月自避暑山莊啟程往吉林塞外候寒於行邁為宜且早至旬月者實以宴養新

歸誠之都爾伯特台吉等彼皆未出痘故不可令至京也因之度古州山川繚似繡

禾黍綠如油絃誦牛刀試布韋鴻漸求前朝蜂堞在何

事守徒修

按是歲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綽羅斯部台吉

噶爾藏多爾濟輝特部台吉阿睦爾撒納等先

後入

覲賜宴封爵均紀

宸什並恭錄後封爵門他如歌詠戰功之地以著者

登疆域山水門賦物諸什登服物土產門其統

論全局未宜分載者則彙登卷首茲於前卷既

恭錄

天章總目而卷首四帙暨圖考以下諸卷仍敬謹分載



以崇體要云

山莊燈詞八首

傍晚山雲靜碧空  
芳園萬樹幕當中  
鑠鐫君長新來享  
應許觀燈示大同

火樹騰輝映綠雲  
鳳簫聲應鹿鳴聞  
御園節景年年賞  
誰識山莊迥出羣

巖風入夕覺輕寒  
五月煙花快意看  
更向幔城舉首望  
鍾峰早挂玉輪團

玉蛾火蕊勢飄蕭借助林巒落翠標今歲不惟逢閏月  
都稱閏得上元宵

玉塞天闕不礙月雲莊夜靜恰宜燈法輪輝朗空玉現  
膜拜殊勝碧眼僧

何必夏惟夜方短果然燈與月為緣黃沙青海胥來賀  
湛露薰風普預筵

龍膏鶴啖光明藏翠柏青楓澹蕩宵嘉客欣看千帳會  
詞臣漫詡九瀛朝

倒梳吞刀百戲陳昇平歌裏踏燈輪重裯列坐歡情洽  
底用通言藉古人

即事

宵衣報到軍書來遠人歸服萬帳偕安之榮之滿彼懷  
更籌游牧俾宇恢次第指揮疇咨安中樞草諭詎待坐  
平原獵騎已久延草淺兔肥試馭娑須臾馳呈諭草看  
據鞍筆削寧辭瑣因思陸賈有名言馬上治之却又可  
冬至次日啓蹕再幸避暑山莊即事言懷

有序

粵惟今夏序屆天中當西渠來覲之辰適東國時巡  
之會爰臨仙館慰彼瞻依廣錫崇封沛予膏澤繼而  
西藩部長歸誠而均籲來同時輝特台吉阿睦爾撒  
納等和碩特台吉班珠  
爾等均率其  
屬款關內附時乃豐邑

祖陵展謁而方勤遠駕念彼生於邊塞入都則痘症足虞  
因而再幸山莊頒賚而燕衍斯溥次惟三宿期匝一  
旬良由典重

郊禋屆一陽之來復更以節逢

慈慶祝萬壽之無疆茲惟時哉不遑暇處無非事者用示  
懷柔長句述情新篇紀事

夙識義經不省方和鸞却事幸山莊惟欽昨始裡

穹昊必告朝還謁

壽康澤逮新歸盡鳧藻勞因屢駕厓龍驤懷柔要豈耽遊  
豫戎索方籌永奠疆

恭謁

景陵敬成長句

有序

皇祖陟遐於今三十餘載每謁

景陵追溯

音容不勝感痛今歲適有西師之役蓋準夷自

皇祖時恃其險遠鴟張絕漠比遭篡奪部衆分奔內屬者  
襁至踵接因命帥師徂定仰藉

鴻庥敬成

夙志祇申默禱紀以長言

比歲來瞻匪事頻吾衷有願此虔申

音容日遠仍如昔松栢雲森又報春伊古

一人信魏蕩大清九寓盡臣民西師欲歲

當年志還冀

鴻庥奠漠垠

恭謁

秦陵

有序

準噶爾自

皇祖時策妄阿拉布坦恃遠跳梁即已命將致討我

皇考欲繼

前志議以兩路進勦適值噶爾丹策凌方肆鴟張未及翦  
盪旋即罷師踐祚以來亦惟置之度外羈縻而已比  
者達瓦齊篡奪頻仍諸部瓦解名王部落接踵內屬  
機不可失義有必伸爰命大臣統新附之衆益以八  
旗良騎分路致討冀以仰成

皇考未竟之緒祇謁

山陵祈垂



默佑云

橋山儀樹鬱蔥然

憑几悲深忽廿年承

昔懷柔綏月竄逮今歸順接祁連乘時欲事日中薨命將

因寧漠外邊

先志竟成何敢必尚希

景佑奏功遄

屢聞西師所指降歸者衆七字成詩一篇示志

牧寧西極用偏軍

天與人歸敬受欣每至夜分遙檄問所希日繼喜音聞有

征已是無交戰率附常稱不變云

噶爾藏多爾濟等率屬來歸僉云大兵過

時我屬人等仍照常耕種誠心向化

籌畫

兩朝光烈在覲揚惟謹敢云云

平定準噶爾告祭

太廟述事

告成竭

祀異嘗蒸

太室薰風瑞靄凝梗化昔延六十載

準噶爾部自策妄阿拉布坦於聖祖

時時遠鴟張厥後纂弒頻仍通誅者六十餘年矣

懷恩今挈百十朋伊犁遼阻

奚堪恃

列祖威靈寔式憑久計永安方厪念敢因藏事忘兢兢

平定準噶爾功成恭上

皇太后徽號御殿受賀詩以言志

從來西北不庭方戡亂聊攜數月糧何必先驅張撻伐  
早知載道迎去聲壺漿遐荒底定千秋晏

徽號欣承愛日慶豈不慰思寧即慰訓垂文子懼方長

六月十八日午門受俘

雷霆申宿令

是夜大雷雨  
曉即晴霽

閭闔受新俘詎乃恩全偕

巴朗

孟克忒木爾去年隨都爾伯特親王策  
凌等歸化者至六月間二人乃叛去

安能誅竟逋

羅布

藏丹津雍正二年反去者我師至伊  
犁彼即請降以事既久赦而弗誅

緝兇新附奮

巴朗等皆

新降諸宰桑  
所緝獲者

宥命舊奸瞿

謂羅布  
藏丹津

白練陳班末雙頑肆

市衢

謂巴朗孟克忒木爾

快晴

天意順大禮衆情愉益切欽心鏡永懷鞏帝圖

恭奉

皇太后幸塞外啟程之作

有序

西戎底定素節方臨將宴凱旋之師亦賜新歸以爵  
載塗者有需時日乘暇而先舉獮蒐覬謁便以木蘭  
燕衍仍於山館匪效上林之為周陸繁重爰示我朝  
之度振古如斯用誌言懷無非事者

晴日金風發蹕旌武成愷樂愜輿情分茅有待均頒  
惠橐矢方將大會盟萬里伊犁朝北極三秋多稼開  
西成

安輿可識增欣豫

福壽駢臻算介瀛

駐蹕避暑山莊作

中外而今果一家止戈奉朔邁流沙兩臨先是曾施惠  
去歲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等來歸以五月宴於山莊比  
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等繼至十一月再至山莊錫宴

大賚茲番永定遐雲館桂芳秋正半山田黍熟歲云嘉  
勤民繼

武願俱愜惟日孜孜敬益加

熱河啟蹕幸木蘭之作

數日山莊慶典循木蘭時屆鹿牲牲

白露後鹿始出聲而鳴人肖其聲可

呼而至國語曰木蘭今即為圍場之通稱矣

橐韃早候一千騎

蒙古備圍例以一千二百

舉成

村落都看三百圍向北添衣涼益峭自西馳牘喜

猶頻

新降衆台吉將至哈薩克近亦有遣使歸化之信

今年秋獮增佳話曰有

條枝執戟人

諸宰桑有命為  
侍衛供役者

萬樹園燈詞

舉首銚峯月正圓  
蓮花萬樹爛輝鮮  
乍教秋夕成春夕  
共道今年勝去年

鰲得釣耆昔受盟  
賜觀燈事沐光榮  
綽羅斯氏彼中貴  
共拜新恩奉大清

底須節物玉梁糕  
菊酒纔過興尚豪  
四面雲山絕頂處  
勝他元冑共登高



黃幕穹廬向遠開  
燈光月色共徘徊  
紫霞滿酌新分賜

毳服儒冠雜還來

內外蒙古汗王台吉以次召至御前賜酒內廷詞臣亦得與賜

煙火三番萬樹園

去歲夏宴都爾伯特冬宴輝特和碩特今始合四部衛拉特而封以汗王

各銀花高下玉蛾繁  
今宵未弛金吾禁

自九月十三至十五凡三夕

都道居然度上元

蛭膏鶴醵千重艷  
雞踏龍銜萬種奇  
最愛鹿鳴青嶂外

分明鼓瑟譜周詩

照夜華鐙陳雁塞  
借春碧海戴鰲山  
彩箋書得新詞就

賡韻還催侍從班

九月龍堆了不寒金鳬銀燕萬枝攢恩膏永欲遐方被  
宴賞寧尋一已歡

定北將軍班第遣人解達瓦齊至御午門受俘

駕瓦續紛積瑞銀受俘軍禮舉重新

今夏獲叛臣巴朗曾御門受俘丹

墀羣辟齊肩侍白組名王繫頸陳

天德好生還貸死

達瓦齊雖虐亂準噶爾部實未敢犯海我戎索故特寬其死祇令幽繫都中

濱多塞又逢屯

準噶爾部邇年屢遭兵燹今俘致達瓦齊意謂自今畧定不意阿睦爾撒納負

恩潛逃雖不日成擒而目下窮夷不免沙蟲之嘆

刑曹憲典聊遲待

例應兵部奏獻俘囚

後付刑部行刑以赦達瓦齊死故祇令付理藩院安置

指日歐刀剗叛臣

冬夜懷軍前十四韻

有序

今年夏五月大兵定伊犁獲達瓦齊盡撫準噶爾之衆振旅策勲燕諸台吉於避暑山莊阿睦爾撒納遷延途次潛遣人給取其弩約日颺去朕預有旨命駐烏里雅蘇台大臣防備阿睦爾撒納計不行乃獨身竄煽其黨斷軍臺思乘間擾諸部爰命西北兩路兵

進勦諸部嚮應雖叛人可計日就縛而屆此嚴冬勞我師旅中宵厪念怒焉不能安寢撫事抒懷以遣永

夕

千軍踰老上五月定伊犁盡撫準噶

平聲

爾生擒達瓦齊

成功真太速居盛戒無倪天道滿招損人情利致迷樊

崇降頓悔時拜志全攜狼子心終野鷹雛飽不棲傷心

緣失楚

伊犁既定阿睦爾撒納凱得為總台吉朕以此人必不可使獨據準噶爾因分封四衛拉特為

四汗彼遂

嫌畏已連氏

阿睦爾撒納初叛包沁等二三小部望風疑畏為所煽動旋為

萌叛志

官兵所殲烏合知難固蠻封况各提

阿睦爾撒納叛無所歸有謂欲奔哈薩克布魯

特者諸部稔知叛入反覆多詐當必不為所容

王師因示討義問豈應稽念彼

荷戈者仍吟擊鼓兮雪山經岨嶕鐵甲卧寒淒為此心  
常測寧能樂獨禔馳書憐驛馬問夜達晨難露布重殷  
佇永清綏狄鞮

### 新正小宴外藩

一家中外逮渠搜三接從來禮數優  
朶朶綵雲成瑞字灤  
灤  
露露之春蒨肆筵每先去聲上元節  
列席教陪歸義侯

達瓦齊加恩封以王行慶底知心喜處即看積玉滿峯  
爵凡宴會皆令預之

頭

春園節物始妍和綵服華茵嘉客多桂核蘭湘方授几

花雲藕樹未分科母婢底藉賓筵什易解教翻牧馬歌

樂部茄吹樂章中有牧馬歌蒙古曲也是日奏之

遠使堪嘉知悔過也令預宴

沐恩波

伊拜台吉宰桑等悔罪請擒賊自贖遣使輸誠是日使臣適至亦令入宴

頻聞

頻聞西師信脅從勦撫多

阿巴噶斯諸部脅從者勦其渠魁而撫其餘衆所收人畜

甚夥渠魁就獲否遲待音如何華鐙縱酬節萬里懷枕戈

情知天助順衆憤惟么麼塗炭其鄂拓獬獬其綽羅

阿睦爾撒

納素標狡亮惡誘達瓦齊戕喇嘛多爾濟迄知爲衆飢所共憤計無復之乃不得已率所屬來歸幸竊恩遇

鷹忽來投恩顧曾無過封狼終竄去曾匪嚴辭訶本意

攘四部事逆理則那特計計今窮實賴三窟窠獨厘王

臣勞決歲契濶歌更念歸化人游牧廢寢訖佇俟紅旂

通集塞馳明馳

蒙古地馳驛皆以馳

雪嶺兵氣銷泮海春風和

二月十三日啟程躬祭

闕里適以是日逆賊阿睦爾撒納就擒捷音至理宜躬

詣

祖陵叩謝因以路便命改程先謁

秦陵俟曲阜迴蹕敬當往謁

孝陵

景陵七字成詩一心誌慶

撫定伊犁功慶成告功

闕里此涓程胡為背德圖專地卒致生擒遁捷旌數日



紆途近申謝

二陵遙望迴懸誠

祖功

宗德叨鴻佑益切冰淵戒滿盈

驚性安能飽竟颺遠夷亦自識綱常

時將軍策楞帥師深入諸部為阿睦

爾撒納煽動者舉悔從逆之非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率庫本諾音台吉諾爾布等協力致討賊乃就獲

虛傳三窟藏身譎實許千廬悔罪良肯使游魂潛釜底

寧同飛鳥歎弓藏

上年略定伊犁阿睦爾撒納為副將軍功成寵賚甚渥方召赴山莊錫宴

而逆賊反覆性成潛萌為四部總台吉之志所  
圖不遂乃中道叛去脅其黨為亂卒底於誅 欽承

天貺慰還懼魚海龍堆日月光

黃新莊行宮疊去歲韻

去歲命貞師邀麻敬謁

陵功成信云速而何乖變生討叛重致誅虎旅踐王庭鼓  
勇合衆力露布傳紅旌瀚海銷兵氣天弧靖狼星蒙

佑申素悃吾寧漫改程

恭謁

泰陵

載戢干戈弓矢橐春風露布捷旂高徂求遂得元兇繫  
耆定端惟

聖澤叨保大今猶籌撫恤詰戎昔尚憶勤勞歲功成

志遑云幸戒滿持盈勵自操

涿鹿行疊去歲韻

采旄重臨凹字城獻功將為在泮行去年過此師方出  
尚憶興寄軒轅明鴉翩其集鷹亦飽狡焉颺去自云好

由來

天道本禍淫險遠安能恃奸巧檻車累致應自尤腴顏猶

誦懷恩稠

阿睦爾撒納叛後猶上奏乞為四部總台吉署銜尚稱定邊左副將軍雙親王奏中多受

恩圖報語

露布正到啟程際叩

陵途為三日留天涯盡處銷兵氣干戈包以虎皮收千村

耕牧本無事行因釋奠文教修

南苑行宮疊舊作韻

有小序

孔林告祭禮成旋蹕展謁

孝陵

景陵由趙北口取道而東經臨南苑遷次逾宿循覽舊題

感時觸緒輒仍原韻用述近懷

離宮信宿重關情綈几芸編觸目清詎料鹿蠹仍計詐

尚教顏利待擒生

起臺日西路軍營馳報擒獲阿睦爾撒納露布蓋據以告者乃逆賊緩師

之計也已而策楞等知其為詐督兵速進刻期往擒

驅除已奏伊犁定

初阿睦爾撒納潛跡

伊犁聞大兵至乃遁去喇嘛人衆來迎策楞等遂以二月二十四日收復其地

旋轉終歸絕域

平

謨烈在天祈默佑

橋山東望薊雲橫

恭謁

孝陵

風雲環衛是先天松栢陰森近百年一脈

精神孰知遠萬方基構況承

前玉衣石馬驚霜露瑞嶺祥峯切顯烟耆定遐荒籍

鴻佑持盈思永益乾乾

恭謁

景陵

三征我武輯寧夷一面姑寬順應時奠遠庶因愉

素志告成敢以達衷私

音容三十四年隔

德澤百千萬禩垂不數斯來緣有事不疏每到迥含悲

御園即事

山亭水榭報清和踰月流光迅若何樹試綠陰方張王

二字  
去聲

花留紅意亦婆婆亡魂縱是逃獫狁獲醜惟應待

洛那

叛賊阿睦爾撒納竄入哈薩克界計當擒縛以獻洛那即大宛今哈薩克也

也識事難

期盡善洗兵志在挽天河

去歲平定伊犁而阿睦爾撒納中道叛歸煽惑伊犁宰桑

喇嘛等亦有附彼為亂者已而衆知悔過欲擒彼贖罪又以衆志不齊竟致竄逸今我軍既至伊犁大局已定特以窮極遊魂未即致俘而大兵又不可遽撤為可憊耳

免甘省諸郡正供詩以紀事

上年平定伊犁西北兩路軍需採購輸輓率資之甘

涼肅諸郡邑邊氓誠懼服勤有足嘉者用免本年應



徵正供以恤勞勩

西北屬有事用兵非得已然非翦勦敵討逆執醜耳特

以道路遙兼之乏任使

伊犁用兵在朕左右贊襄運籌者惟大學士傅恒一人而閫外

之寄前後所用往往過於選懦昧於機宜屢致債事殊為憤懣朕於始事即為之躊躇審顧不欲辦理者以此

遂致彼遊魂猶然延釜底屈指初卜征逮今復伊犁

叶

一年餘數月士卒亦勞止士卒用新附及八旗弟子芻

餉皆採購輸輓計價與

叶

豈如新安吏點兵括鄉里猶

念購與輓究資民力矣邊郡風樸淳服勤誠足美用免

惟正供休息自今始佇待獻逆俘歸馬中外喜

嘲劉統勲

劉統勲以協理總督轉運軍儲駐巴里坤逆賊阿睦爾撒納之叛煽阿巴噶斯哈丹等擾我臺站將軍永常聞風恒懼自木壘退師巴里坤劉統勲輕信不察率議棄地退保哈密審爾則何以不數月間大軍旋收伊犁逆賊亦何至窮蹙遠竄耶朕燭照其謬慮搖軍心命褫職治罪今舊疆蕩定逆賊指日就縛念劉

統勲一書生也軍旅非所嫻且非所職設令模稜者  
處此轉以緘默自全而奮發吐露尚知急於公事是  
其識雖乖而心可諒爰畀以原官并拈此嘲之

集賽伊犁歷一過珠崖請棄竟如何我非勤遠惟觀火  
卿誤養奸作止戈究勝寒蟬原所諒堪稱老馬可無訛  
犁牛駝即駱駝也騎進陽關矣只恨難為叩角歌

逆賊阿睦爾撒納奔竄哈薩克我師果入追捕雖屢  
戰勝而賊踪益遠因念絕域曠時不欲久勞師旅

宣諭撤兵詩以述意

窮寇且莫追天邊命返師一月既三捷

定西將軍達爾黨阿等殺賊於

雅爾拉罕巴巴大敗遁去又殺賊於伊什爾罕巴巴罕都拜大敗阿睦爾撒納易服而逃又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殺賊於毫哈薩拉克山阿布賚大敗走兩路將軍旋以屢戰馬疲請暫退師明春再行進剿而朕先是已降諭旨命撤師故從之黷武寧爾為伊犁新奠定四部待休滋脫

兔丹津似會看俘闕時

青海羅布藏丹津竄入準噶爾者三十餘載上年平定伊犁獲

之獻俘闕下

出師

出師在何所仍在西北荒渠魁既未獲醜逆因跳梁留

處軍原寡計月輸餼糧協力翦渠羽中路乃乖張反戈

忽內向百騎曾奚當

噶爾藏多爾濟報將軍兆惠以巴雅爾搶擄人畜請發兵協力共勦

兆惠因遣將軍和起調札納噶爾卜等諸部落協擒巴雅爾而札納噶爾卜哈薩克錫拉等中變和起所率兵僅百餘人以衆寡不敵遇害

犯臺奪軍食遂致大獗猖迴思去年來

饑賑亂與康誰知煦嫗恩不足懷豺狼我直彼則曲六

師宜張皇以正討兇亂言順氣倍強勁卒簡子弟召募

非編氓

叶

儲胥發帑項賦役非加常其間或雇賃仍令

計價償究不無勞民寬賦頒十行內安外易攘逆靖順  
受慶丙夜籌軍機九微對燭光宴樂弗耽盤敎寧期久  
長出師匪得已永言示大方

新春小宴外藩

南巡將啟駕西苑預開筵節景迎元夜恩波例往年情  
聯新舊客春在鳳凰絃章黻彬儀度誰云裘是氊叛孽

適停至儔前細鞠情

青溪雜卜本和托灰特貝勒世受恩育去歲北路從征中道叛歸騰

布謗言欲煽動諸喀爾喀朕命親王成案札布將兵討擒是日俘至即於宴次鞠其罪狀以示諸外藩明與衆

棄之設如不跋扈一例被恩榮極典伊誰取圍觀衆莫之義

驚各其勤職守彰輝有權衡

降旨免甘肅本年額賦並積欠詩以誌事

西陲兵未罷戡亂非得已儲胥發官帑詎肯征閭里究之出諸民豈如無事美去年縱蠲賦今復新正矣地瘠貧民良施恩宜在此正供與全豁寬心勤耒耜積欠免歷年糈用愁留抵靖外先安內化日春風裏

涿鹿行再疊舊韻

影燈喜爆鬧郡城民風豐歉覘經行行宮晚景正清絕  
壁詩歲月標分明西征士騰馬亦飽機緣

天湊時誠好其如審勢乏人為

西師所至仰蒙可刻日廓清而統兵諸臣

天佑

各分彼此致失機宜

狼子野心殊詭巧降蕃變亂因畏尤

阿睦爾撒納巴

雅爾等皆因受恩驕恣自知罪狀暴著懼罹誅討遂決計叛亂

反面不顧恩遇稠聲罪

致討重整旅肯使偕德殘生留七擒南人不復反三年  
克之鬼方收身此南巡心西海宵衣寧憚軍書修

紅杏園再疊前韻



練日巡江國乘春發鳳輦昨歲告武成憶曾於斯館豈

知馳捷旌詭計事後顯

去春以伊犁底定親告孔林起鑒時擒獲阿睦爾撒納之報

適至閱數日乃知叛賊誑言以懈衆志統軍者不審其謬遂馳露布久之屢失機宜迄未擒賊因正軍帥之罪

云三軍賴司命一籌何莫展選將更整旅問罪王師遣

去歲以阿睦爾撒納未就獲故懷觀望如巴雅爾之類者旋復搆亂因更名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為定邊將軍以今春統索倫察哈爾等兵進討諸逆佇待奏膚功戡亂靖鄙善

詰

闕里瞻拜

去歲躬親奠

素王迴程重謁

廟堂皇誰知獻馘翻成偽

去春以上年平定伊犁親告闕里啟蹕時適得擒獲阿

睦爾撒納之報久之乃知策楞等為賊所紿輕信妄奏

遂致餘氛更構殃

逆賊既未就獲

颶竄哈薩克其餘孽呢嗎等復與噶爾藏多爾濟糾結為亂

豈礙告成斯定局曰惟

聲罪不庭方

祖功

聖德胥垂佑在泮行歌載載章

五更

五更軍書至云速六百里宵衣急披閱乃知報捷喜呢嗎已俘獲並繫其妻子去歲重猖獗禍魁實曰此札納噶爾布倡和如魚水執魁訊厥踪云亦就拘矣乃因彼

中亂操戈同室裏達瓦及渾齊

二台吉名

縛獻贖罪已

呢嗎與札

納噶爾卜同謀戕殺噶爾藏多爾濟而札納噶爾卜旋為阿睦爾撒納所襲頃執呢嗎訊之則札納噶爾卜又為台吉達瓦渾齊所縛以出痘尚未來獻先是我北軍早擒巴雅爾亂首大

半殲所餘惟二耳哈薩克錫拉組頸期可指阿睦爾撒

納喙息尚逃死斯實颺颺渠亦失三窟恃

阿睦爾撒納竄入哈薩克

竊馬遁還揚言哈薩克助其兵力以煽動逆黨近哈薩克汗阿布賚遣使稱臣約擒逆賊以獻

佇待白

練牽絕域兵革弭

大西門樓前較射疊舊作韻

有序

戊辰九月較射於此發二十矢中十有九詞臣齊召

南以七律四首進呈因用其韻勒之壁間次年己巳

孟夏

皇太后御樓觀射是日十中其九破的者三仍用韻紀事

頃秋猶迴蹕九月廿有三日間

安之次引見樓下復命射屢中後懸的最小者亦再破的

適哈薩克使臣列觀班末三疊前韻紀之

朔塞迴鑾攜貴山扈隨經月六龍間視朝許厠千官未

將以廿六日進宮視朝亦命哈薩克使臣入班行禮駐苑聊乘數日間問

寢敬趨

慈壽閣亮工啟對鷺鷥班疇咨已罷餘清暇較射令

平聲觀

駢角鸞

漏言誰者犯無當跳兔爰爰脫大黃

阿睦爾撒納為官兵追急復投哈薩

克阿布賚留之欲擒以獻而為阿睦爾薩納所覺隻身徒步夜遁

愧我猶然失前著示

伊空自擅穿楊銷兵惟厘肆時夏懷遠因教觀國光

議羅義素應守

昔年俄羅斯請和與定十一條內彼此不食遁逃今逆賊已入彼想彼定當縛

送闕下也待期縛送致封狼

南服災傷重洛嵩慙稱飢溺已躬同盱宵惟亟籌衣食

支拙何能適矢弓荒服却因至鸛鶚羽林況復侍熊

聯情示度聊觀御連中休誇此素工

罷射平蕪一蹕鞭山光萬壽正迎前飛樓隱入丹霞嶠  
畫櫟衝開碧水天菊放恰疑金布地稻收喜看稊遺田  
陪臣攜賞非驕富惇史傳將自此年

冬日視朝

百寮劍佩集明廷班末陪臣贊謁聆

是日哈薩克使臣行禮

黃道

星辰聯畢昴小陽候節靄元冥東鷄西鰈誰分域

琉球使臣

適亦隨班叩闕

北極南荒一太寧遠服邇安心敢肆敬

天勤政

訓聰聰

西陲

西陲方蕩定卒未得休師勤遠非初意三年乃逮茲設能先執領安用屢移碁事順乏人幹乏人責在誰

西陲用兵非本意具見前記幸成大功斷無中棄之理使任事者智勇兼備早誅一阿睦爾撒納則衆叛惕息必不敢再生事而諸臣屢失事機以致羣孽反覆逆酋遠竄勞我師徒於今三年矣準噶爾素稱雄



長諸部哈薩克從來未通中國今伊犁既已平定哈薩克汗阿布賚亦不煩招徠傾心內嚮孰非

上蒼之默佑耶然伊犁耕牧善後與夫一二遺孽尚待剿靖一時不能罷師雖不似古者役民之為而曉夜運籌自覺勞心亦事之不得已也若夫濟事無人則惟深感愧耳

俄羅斯驛致叛賊阿睦爾撒納死屍信至詩以紀事有序

去歲因阿睦爾撒納由哈薩克竄入俄羅斯境內執  
言索取爾時浮議或慮致啟邊釁然俄羅斯以逆賊  
素稱兇狡留之以資其力未即縛送此更不可不力  
索矣因命典屬嚴辭疊促茲以逆賊患痘身斃俄羅  
斯遂傳送其屍修辭遣使以祈永睦蓋彼有大圖則  
不屑守和約而奇貨既亡則毋寧遵舊盟此事理之  
易見者設使不向取則並此亦不俘獻矣從此俄羅  
斯之和好益固準噶爾餘孽攜貳自消而為庸懦姑

息之浮言者當自知愧赧撫茲事蹟略志顛末既以  
抒因時斷制之懷且用昭示來茲俾知息事因循實  
不足與語詰戎固圉之道也

聯袂善走更工藏蘇對潛逃又北荒詎識羅叉和約固  
獻來萬里逆屍殭功如彭寵遼東豕

執達瓦齊之役阿睦爾撒納原不可

謂無功而伊犁既平遂懷搗貳然使任事者能  
遵朕旨而中事機亦不致僨事三年之久也心是溫

禹天外狼遺孽廓清永砥屬持盈並勵敬皇皇

早嫌牛腹與鳶肩密旨丁寧敕事先

初命阿睦爾撒納為將軍時恐其有

反心密勅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及軍營大臣等  
言彼不叛則已若露叛蹟當先誅之而諸臣徘徊遷延  
遂致亂弭安能待訛訛禍成因未塞涓涓由來一勇士  
免脫之力何致惟姑息以延荒服遵盟歌保定藁街寧遠首  
明懸

西師

西師歷四載王臣久于役誰無室家心而能忘契濶始  
緣趁機動操刀乃必割終以阻遠艱舉碁忌屢易欲罷  
又未能永言誌顛末

皇祖征朔漠即此厄魯特三番整六師狼羣始窘迫策妄

退守巢于以延喙息取馘索賊子惟命無敢逆

噶爾丹兵敗仰

藥死其子脫身逃竄時策妄阿拉布坦鼠伏一隅畏威赧德獻出逆屍不敢容留逆子

厥後漸滋

饒遂復劫西域

策妄阿拉布坦逞其詐力勢漸強橫計誘拉藏汗以女妻其長子丹衷襲殺拉

藏汗大肆劫畧我師抵西藏其酋帥大策零敦多卜始引衆歸巢大策零敦多卜即今達瓦齊之祖為策妄族

兄終康熙年間蓋未止兵革

## 皇考闡

前猷思一勞永逸兩路命大舉帑藏非所惜究因時弗輟

勝敗互軒輊

雍正年間西北兩路駐兵賊以送還羅布藏丹津為名又值西帥入覲劫竊西路馬

羣因藉所獲馬力跳梁北路勢甚猖獗後為額駙策楞擊敗於額爾德尼招幾至匹馬不返而將帥之臣按兵不追賊衆得以免脫我武既揚遂有罷兵之議

曰予守

成訓罷兵事安戢稔知賊所恃其長有二術一曰激我怒

勞我衆遠出彼乃邀近功坐絀我物力一曰窺我邊列

堠疲戍卒戍久心或懈彼乃逞陵軼知然明告彼以主

待其客遠兵既罷征遠戍亦罷撥近邊汝或伺汝遠勞

竭蹶噶爾丹策凌聞言乃計絀得失故曉然求和使來

亟來亦弗之拒厚往示恩澤如是終彼身無事皆寧

謚其子曰阿占

即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之乳名

暴虐莫可詰用是失

衆心相延為篡奪喇嘛達爾濟戕彼位自襲達瓦齊攘

之計蓋由撒納

喇嘛達爾濟既篡阿占而奪其位達瓦齊偕阿睦爾撒納奔哈薩克藉其聲援

復篡喇嘛達爾濟偕阿睦爾撒納為之謀畫蓋欲自取也

綽羅斯汗族達瓦齊一脈

阿睦爾撒納輝特別枝葉時慮衆鮮從以此綴旒設終

不忘伊犁

伊犁蓋四衛拉特會宗之地也

煽亂事狡譎達瓦齊弗甘兵

連禍相結惟時三策凌

都爾伯特台吉策凌策凌烏巴什策凌孟克恐禍及已率所部

來避禍來投闕撒納旋亦歸寵遇厠班列熟籌如許衆

雜居喀爾喀如狼入羊羣幾不遭吞噬就其力請師毋

寧授之鉞

阿睦爾撒納歸命乞帥朕思機既可乘而新降多人若盡處我喀爾喀之地終非長策故

定議出師遂命阿睦爾撒納副將軍班第以往

國家全盛時出帑儲胥挈曾弗

加賦徭更未廢賑恤八旗及索倫勁旅多英傑其心盡

忠篤其技善撒捩那如杜甫詩慘惻新婚別乙亥我出

師一矢曾未發五月大功成庶以慰

前烈而何狼子心飽揚去飄瞥留語啖衆狙倡亂動戈戟



致我二臣捐驛路四唐突

阿逆潛蓄異謀於達瓦齊就擒大兵凱旋時即流言脅衆

黨惡之徒倉猝變動班第鄂容安同時致命疆場賊衆紛紛四出竊占伊犁截斷臺路

羣言益蜩

塘無恠懦者怯欲棄巴里坤堅志斥其說整師重討叛

所向復無敵一二畏首尾乃致賊兔脫

大兵復進前徒倒戈阿逆衆叛

親離成擒在邇乃因將軍策楞叅贊玉保等不和又無克敵致果之畧阿逆得以亡命

申命事窮

追大宛搜三窟於詐應以直殘喘命得乞

哈薩克汗阿布賽始意欲

留阿睦爾撒納大兵已壓其境相隔一谷阿逆自度力

不能支因遣使詭辭稱哈薩克衆即欲擒獻阿逆但其

汗阿布賽未到乞暫緩師適以策楞獲罪命達爾黨阿將兵前往我兵以逆賊在目前爭欲進從而達爾黨阿

以為天朝當示大義彼既縛獻不宜加師力  
宰桑勤王阻衆兵徘徊觀望而賊得以索載遠颺矣

者見此笑以竊遂生輕我心旋師反又忽時呢嗎哈薩克錫拉皆以

授職從征見達爾黨阿為賊所賣笑其無能自哈薩克  
還復生變計與巴雅爾莽噶里克等密謀搆亂以害將

軍和起賺計我和起奮勇沙場沒兆惠全師還則予命往

接將軍兆惠以孤軍遠駐伊犁聞呢嗎等作亂整師東  
旋中途屢殲逆衆值朕命侍衛圖倫楚等率師赴援

乃得振旅而歸抵巴里坤丁丑重問罪值彼互殘殺因緣撒納歸遇

我竄倉猝諸將分南北兩路直指伊犁維時扎納噶爾卜殺其叔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欲併其

衆尋又為台吉達瓦所殺而獻其首軍門時阿睦爾撒  
納復自哈薩克逃回伊犁聚衆爭長突遇我師跳身遁

跡

富德躡其後大宛徠汗血稱臣許捕寇寇更逃羅刹

富德追阿睦爾撒納適值哈薩克之兵而哈薩克畏我兵威稱臣貢馬且誓擒賊自効阿逆知不能免乃奔俄羅斯俄羅斯一名或曰不必追或曰不必索或曰捐伊羅义或曰羅刹

犁築室謀紛汨北荒守和議冥誅致賊骨伊犁倡亂流

大半就擒訖初議衆建侯為撫四衛拉二十一昂吉公

屬掄閱閱

準噶爾厄魯特又各四衛拉特部內有綽羅斯輝特和碩特都爾伯特四族各領其衆而

綽羅斯為長噶爾丹策凌時設二十一昂吉昂吉者部落之稱也為其汗公屬達瓦齊既執歸京師於四部各封一汗而二十一昂吉則歸之公屬如是予奉

八旗蒙古然仍擇其世族宰桑輩長之

天道好生體

造物詎知被孽深歷世不可活以其狙詐類誠如向所畫

每歲費麥養終亦背恩蔑是傷我脂膏而育彼羽翼不

如反之速掃蕩今將潔獫狁肆惡流三氏淪亡歇

噶爾藏多

爾濟被殺綽羅斯族殄滅無幾輝特汗巴雅爾亦以叛逆誅殛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心懷攜貳叅贊大臣雅爾哈善詢知異謀餘都爾伯特始終守臣節所以至

殲之于巴里坤外

今存耕牧安織殖其廿一宰桑非誅即病歿不善降百

殃此理愈昭晰謂禍乃成福致得每於失幸以免衆議

孰非

鴻佑錫設使司事者惟明更勇決萬全盡美善詎有小差

跌都大承平久軍旅誰經歷益因警宴安求全肯過刻

先是花門類雜種曰回鶻久屬準噶爾供役納程秭羈

縻其和卓

噶爾丹策凌先以兵威迫脅回人執其酋長和卓拘繫於阿巴噶斯之部落以回民分隸

各昂吉下而役使之龍絡其臣妾我師定伊犁乃得釋綫紕我

將縱之歸撫衆許朝謁

和卓初聞大兵西伐獻款輸誠備極恭順我將軍班第等因縱

還故土俾撫馭其衆納賦執役

肉骨生死恩感應久不輟報德乃以怨

轉面凶謀黠我將所遣使百人遇害劇

和卓歸故域後我將軍等差副

都統阿敏道率百人往會盟而彼乃設計盡行戕害

是皆奉上命守義遭梟兀苟

不報其讐何以勵忠赤厄魯今蕩平回部餘波叢徒以  
守堅城未可一時拔賈勇誠易登傷衆非所悅中夜披  
軍書萬里遙籌策窮荒信安用弦上矢難遏志因繼

兩朝變豈防一切

蒼靈賴有成浮論寧祛惑聞邊竟無已自問多慙德但思

文子言解嘲守弗諄

卽事

厄魯蕩平回部連止戈畢竟是何年  
固緣弦上矢必發終愧階前羽舞旋  
勃律正聞踵來接堅昆佇待首誅駢  
山莊行慶暇奚念念到庫車阿那邊

駐行營

今年獵場向迤東崖口外卽行營  
駐曉涼羣已換旃冠背指離宮猶驛路  
輕驄得得進圍界漸遠村莊多野趣  
四十八家率獵騎橐韃供役年來赴  
牛羊駝圓滿谷中

乳餅馬潼隨意酤厄魯驚嘆有如是伊犁較此難言富  
山莊幾日陪宴賞宮室衣冠非所諭古來北部輕南朝  
今日歸新原勝故我聞此語心為怡延美孰非

祖烈貽共搢紳士議兵革與介胄士談書詩以水投石昔  
所譬杓鑿弗入其奚疑習勞繩

武益勤懇一家中外綿丕基

仲冬南苑大閱紀事

廿年一舉寧為數

乾隆己未大閱至今蓋廿年矣

周禮分明節候論便



設軍容示西域

時哈薩克布魯特塔什罕回人等皆令預觀

佇看露布靖堅

昆

週日吟將軍兆惠喜音殊切於懷

好齊以暇千旃颯既正還奇萬礮

喧風日晴和士挾纊非予恩也總

天恩

苦衷

苦衷早已賦西師孰謂頑回尚守持當俎刀操終必割  
在弦矢發可容遲獨慙

天與人歸會竟致窮兵黷武嗤師直理長觀事定目前浮

論付憑伊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首二